



正月十五二月二、三月三、四月八、五月端午六月六、七、八月十五九月九……早年的大同，从正月开始，无论传统民俗节日还是有关宗教节俗，人们都会在举行庆祝或者祭祀活动过程中，加入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广大群众参与其中，既聚会交友，又充分享受活动所营造的气氛。在活动中，既有多年传承下来的形式和内容，让人们回味过去；也有新创节目，让大家耳目一新。大同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、群众文艺创作，历史悠久、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。地方戏曲、民间演唱流传很早，说唱道情、耍孩儿、北路梆子、中路梆子、河北梆子都在本地流传演习。在民间庙会、富家喜庆之日以及节日礼俗活动中，人民群众通过丰富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为生活增添情趣。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，人们随着环境和季节的变化，举行不同的活动，年复一年，成了习惯。民歌、小曲、小调，与日常生活作伴，反映着劳动生产、爱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人们随时在劳作间隙，依据当时的情绪、环境、季节等因素即兴而唱，随致而舞，故而流行于田野乡间的劳动群众和

城镇小商小贩、车工轿夫等底层人民中间。比如劳作了一天，走在傍晚的暮色之中，“信马游鞭”，蹒跚而行，远处的炊烟静静地等着，便随口哼唱几句，兴致顿起，疲劳顿减。

早期的群众文化活动，从正月十五到二月初二为一个高潮。城内东西南北四隅各有“社火”，按习俗的时日依次排列活动。一年内从春节开始活动不断，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文化活动。正月初五称“破五”，各商家店铺即可开市营业，总要庆祝一番。正月初八叫八仙日，是逛庙会的日子，祭星、烧香游庙活动十分热闹。二月二龙抬头，家家户户耍钱龙；三月十八奶奶庙会；四月八，西财神爷和西奶奶庙会拴孩子；五月十一城隍庙会，由商会推出“会首”操办，搭台唱戏，牛市、马市好不热闹；六月六东关南园搭野台唱戏三天，菜园子遍地插小纸旗过会，六月十三林神爷的圣诞；七月十五城隍爷三出府，撵赵万牛到处跑；八月十五中秋节赏月；九月九重阳节，老人登高，吃三色花糕；十月一鬼节日烧寒衣；十一月冬至，“齐碳”到五道庙垒旺火，一些煤

矿举办祭窑神活动；腊月二十三，恭送灶王爷上西天，自然也要活动一番。

远在清道光年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大同地区盛行民间曲艺音乐、说唱道情，当时的道台和提督有盛典庆会和喜庆节日，就邀请民间艺人献艺。先后出现的专唱大同道情的民间艺人有马三、李相采、四没眼、施八十子、冯泉、罗寿山、苑兰亭、周鼎、邢汉臣等，他们依行业、亲朋、师承等关系，相互扶持，互相切磋，从而发展形成了按地区或师承关系的民间玩票名称，有大西票、大南票、大北票、小西票。到解放前夕，只有大西票继续存在。旧时大同民间文化的成果，经过历史的洗礼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大同的群众文化工作既有顺利发展的时期，也遭受过挫折，建国初期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广泛建立了群众文化组织，开展了小型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。1963年，随着党和国家实行一些政策，群众文化工作出现了复苏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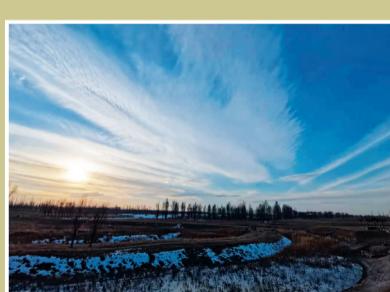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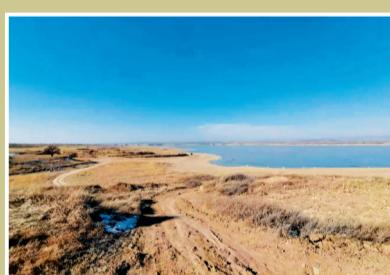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群众文化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，出现了兴建

农村文化站、农村集镇文化中心、农村文化专业户的热潮，出现了业余文艺创作繁荣、民间艺术发展、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兴起的新局面。1952年全市普遍建立了县（区）文化馆，1965年正式成立了大同市群众艺术馆，1978年南郊区城关乡等二个乡镇成立了文化站，之后各乡镇相继成立了文化站，另外还成立了两个文化中心。与此同时，全市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群众文化队伍。业余文艺创作也取得很大成绩，平均每年创作各类作品达100件以上，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。如歌曲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《我的家乡在塞北》《我是采煤的黑小伙》《火车头我的好伙伴》等，舞蹈《抢婆婆》《黄河情》《白衣天使》《九龙戏水》等，曲艺作品《理发》《古店工曲好》等各类作品，有的获省级以上奖，有的还在全国流行。



谈古论今 说 大同

随手拍大同



冬日况味 兰子 志芳 摄

大雪过后备肥冬



秋收之后就是冬藏的时节。冬藏好粮菜肉蛋各种东西之后，就是“猫冬”的美妙日子。

农村里人们每年都要备冬的。一过小雪、大雪就拉开了备冬的序幕。备冬，是个挺老的词汇了，曾经有，现在有，将来应该还会继续下去。备冬看起来是个一般过去时，可又是个正在进行时。重要的是它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生活，在他们的心底刻下深深印痕。备冬也像数学里的射线，有起点却永远没有终点，所以，备冬还会是一个一般将来时。

城市里的人们似乎也会备一些冬，但终究没有那么声势浩荡，没有那么气氛浓烈。所以备冬得从农村说起。

北方农村人们的冬天差不多是相似的，严酷得不给人留一点点情面。于是地上的火炉子便是能给全家人暖乎儿的唯一器物。风是可以钻进骨头缝里的，再下一场雪，外面肃杀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想出去拾几根枯树枝，去搂一把茅草也不大可能，因为伸出去的手立马被钻入骨头的风和抖落的冰雪刺痛，便立马懦弱地缩了回去。好在爹妈每年都有先见之明，早把秋日里晒场上碾碎了的各种作物秸秆收回了草房和柴房。柴房里除了柴禾当然还得有炭堆，炭是赶车下煤窑的爹用骡子车一厘两厘地拉回来，慢慢攒起来的。

小雪卧羊，大雪宰猪。人们老说：猪羊一道菜，是给自己接下来的血腥操作找个没毛病的借口，也像是给自己长时间清汤寡水、充满期待甚至贪婪的胃口许下承诺。养肥的猪羊就是为了冬天里宰杀，宰杀收拾好的猪肉羊肉，以及头蹄各种杂碎，就是漫长冬季里人们可以充分享受的美味。小雪时节宰羊，一则是由于这个节令的羊，已经膘满，三十多

超四十斤正好，不肥不瘦。再养下去，费草料不说，还不见长，即使长了也会变得太肥。除非是专门留圈里圈养起来的羝羊，它们常常会达到六七十斤甚至更多。另外羊肉的脂肪相对少一些，宰好的羊肉在闲房或者院子里放一夜，凌晨时就冻得硬邦邦，可以入瓮存放了。猪，养到很肥时，再多养少养半月二十天也没啥两样。猪肉的外层脂肪太厚，宰杀切成大块，在过去没有冰箱冰柜的年代，需要极其寒冷的天气才能把肉块冻硬，然后才好存放。所以，小雪卧羊，大雪宰猪是十分合乎大自然规律法则的。

大雪节令一到，我妈往日里每天哩哩啰嗦唤来唤去，一手喂大的那头叫“黑子”的巴克猪，便到了难日。那天早上起，黑子就被停食了，我妈把猪食盆撤走时，黑子居然也不像以往那么欢实，只是靠在猪圈一侧轻轻哼了两声，可能已经明白该是践行自己使命的时候啦。我妈一手拎着盆子，一手捂着鼻子离开了猪圈，头也不敢回一下。

表哥表弟和大舅都过来了，一片拼命的嚎叫声中，黑子被捆牢了蹄子，拖上大木桌，也就老实了。妈躺进屋里去再也不忍看门外发生的一切，我也只敢隔着玻璃向外张望，心像被抓成一个硬窝头一样。就连身材高大性格刚烈的父亲，在帮忙捆好猪的四蹄后，都赶紧离开，到大门外去吸水烟了。

曾经看到过来自内蒙古高原一位作者的《杀猪》文，写得尤为精彩，读来十分酣畅。文中宰猪的场面简直是呼天吼地，惊心动魄，杀猪吃肉的场面也是热气腾腾，豪迈得不行。我家杀猪时的情景好像没有那么夸张，是猪懂事的认命？是表哥庖丁般技术的娴熟？还是几乎每年一次这样的程序，大家有点习惯了？

大木桌上，过于肥胖又折腾了一气的黑子也懒得吭声了。入刀……放血……惨烈的尖叫声再起，但很快就变弱，直至身体僵直没了气息。四五个人合力，把黑子抬上大灶台，大铁锅早就备好热水，一瓢又一瓢，浇上去，执铁板和屠刀刮剥褪毛。一两个钟头后，一长溜大白条就被挂在用椽子支起的三角架上。取内脏，倒清了肠子，我妈出去下了槽头肉，马上要给全家人做丰盛的杀猪菜。

最后上那杆两人抬的大秤，一约二百八十斤。大舅一手的猪油，满额头的汗珠，微微发抖的嘴唇读出秤星的刻数时，嘿嘿地笑开了。我妈恢复了笑容，我爹也如释重负般地嘴角往上咧了咧，并且赶紧给院里所有的人散纸烟。大家说笑着，评论着肉的好赖，赤红赤红的脸膛，烟圈升腾烟雾缭绕。我妈拉起风箱，土灶间立刻火苗舔上锅底，锅里泛起一片嗞拉噼啪。炒两大盘肥肥的槽头肉，煎一锅猪肝子加土豆和红萝卜，炖一锅骨头，塑料卡子散装的高度白酒，气氛上来了。喝吧，喝得荡气回肠、浑身通透；吃吧，抡开腮帮子吃吧，大肉片子，山药蛋块子，就上腌菜疙瘩，吃得沟满壕平。又是酒，又是肉，放下筷子啃骨头。吃好了，喝好了，农人家的院子里红火翻了。

看着地上两大扇猪肉，我们知道，今年的冬天吃茄子白和土豆时，再不会寡汤稀水困塌肠子了。

我妈不养猪、也再养不了猪已经许多年，乡亲邻里们养猪的也渐渐少了。我和我妈说，每到腊月，城里头常常有人赶着驴车，推着小平车四处去卖自家养的猪肉。我妈就说，真的呀？真的有？我妈仰着头，努力支棱起耳朵，一边听一边痴痴地望着窗外，不住地摩挲着两只变了形的手……

郭宏旺

